

「殺街」大半年 打街頭游擊戰

Busker：我們不是乞兒 只求分享快樂

在香港，找一個公眾空間演出有多難？

眨眼間，旺角行人專用區「被殺」大半年。關於本地街頭演出應何去何從的討論，已沒有太多人關注。雖然「殺街」事件令不少街頭藝人(Busker)感到灰心，但為理想，他們依然在夾縫中努力尋找生存之道。有人試過「無飯開」，也有人試過被侮辱，卻依然無悔踏上這條路。雖然「殺街」是單一事件，但背後反映的卻是一個地方的文化發展。對此，香港文匯報記者訪問了來自本地及台灣的街頭表演者，了解他們堅持理想的原因，也順勢為本地街頭文化發展狀況把把脈。

採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慧恩



■Jelly (左一) 自言最享受在街頭表演。



■Mr Funny享受與小朋友互動。



■練懿樂與歌手林俊傑街頭合唱。網上圖片

Mr Funny (蘇春就)

和Jelly是香港的街頭表演者，眼前的他們，說到自己在街頭演出的經歷，時而開心，時而無奈，時而氣憤。街頭表演者希望把快樂帶給觀眾，有時卻換來旁人或執法者的不解與侮辱。困難遠不止於此。事實上，要在香港找一個理想的表演地點，原來也很難。合法的地點不一定理想，但理想的地點又會受到阻撓。香港公共空間管理僵化的問題存在已久，執法者與使用者互相拉鋸。街頭表演者不禁感嘆，要尋找一個合適表演的地方，是多難的事。

全職 Busker

Jelly今年32歲，為全職音樂人，也是樂隊 Shuttle Busk 的成員。Jelly 從事飲食業近十年，後來因勞損而被迫辭職。因不想賦閒在家，便拿起結他，當全職 Busker。Shuttle Busk 現時不定時在尖沙咀演出。這天晚上，成員一行人又到老地方獻技。先是粵語歌，再來英文歌，一眾成員表演得投入，觀眾也看得 High。然而，大約過了一個多小時，突然有警察走過來叫停演出。Jelly 與警察「交談」了一會，其後示意成員放下樂器。熾熱的氣氛一下子冷卻，觀眾四散。「習慣了，有時唔好彩，一晚被叫停十幾次。」Jelly 說。自旺角「殺街」事件以後，「大媽」先後攻佔尖沙咀及中環。自此，Shuttle Busk 已有半年沒再走出街頭。至於上述與警員理論的

戲，幾乎每次出 Show 皆會上演，警察離開後，他們繼續演出。

過千元收入或「食白果」

同是街頭藝人的 Mr Funny 則未必時時都這麼幸運。玩雜耍的 Mr Funny 是當年旺角行人專用區第一代表表演者。這天，是一個平常的星期六下午，他拉着行李箱，來到九龍公園的兒童遊樂場。他打開箱子，拿出表演所需的物件，並作簡單裝扮。然後哨子一吹，遊樂場裡正在玩耍的小朋友都紛紛走過來。可惜，表演開始不到五分鐘，便有公園的管理人員來驅趕，「對面 ICC 有人投訴。」對方說。擾攘一輪，最終報警處理。Mr Funny 通常會於周末及公眾假期在街頭演出，有時在公園，有時在地鐵站附近。若沒有被人驅趕，則能夠玩上個多兩個小時，幸運的話，能有過千元收入。不幸的話，就會「食白果」。Mr Funny 由 1996 年起開始當全職街頭藝人，2005 年開始長駐旺角行人專用區演出，可說是見證該址，甚至是本地街頭表演的發展與興衰。

用的是幾萬元的樂器

在香港，當街頭藝人從來不易，除了被驅趕外，還得面對各種冷嘲熱諷。說起自己曾被十多個警員圍住，

被罵是「乞兒」，Jelly 忿忿不平。「我不覺得自己是乞兒，不應該被人這樣侮辱。」每次走到街頭演出，帶着的都是幾萬元的樂器。「無人會採幾萬元出來以賺取幾百蚊。」Jelly 苦笑。也有一次，他在蘭桂坊演出，被警察鎖上手銬。不過，他也提到，大部分警員還算友善，會等到他們唱完一首歌後，才採取行動。

當全職 Busker 的收入並不穩定，Shuttle Busk 不定時在街頭演出，幸運時試過一個月有二千多元收入，但也有試過只有三四百元。因此，Jelly 平時會到酒吧及餐廳演出，增加收入。不過，他最享受的始終是街頭演出。「在街上演出，能和觀眾交流及互動。夏天三十幾度，冬天幾度，行出街都想死，更不要說拿着樂器到街頭演出，成功感是很難拿到的。」難得有一份工作，是表演者 enjoy，觀眾也 enjoy，這就是 Jelly 即使面對驅趕和侮辱，也繼續走到街頭演出的原因。

滿足感商演無法比

與 Jelly 一樣，Mr Funny 除了在街頭表演，也有接商業演出。「現時的環境令街頭藝人沒有太多的選擇。」Mr Funny 也曾經受到侮辱。「警務

尖沙咀天星碼頭的「廣告牌」位置是熱門的街頭演出地點。

人員當我們行乞，令我們覺得不受尊重。我們表演的目的就是希望社會多元化，令更多市民接觸到藝術表演。能夠站到街頭演出，一定要有些東西支撐他。可惜，在香港，我們的專業被看得很低，等同行乞。」箇中的辛酸，只有表演者自己知。

不過，當街頭藝人能讓觀眾開心，這份成功感是無可取代的。所以，即使 Mr Funny 因表演而導致手腳勞損，也繼續走上街頭。「西方人比較豪爽打賞你，香港人覺得唔重要，但亦有滿足感和成功感！」像今次在九龍公園的演出所見，雖然開 Show 不久便遭叫停，但在遊樂場表演又確實吸引眾人圍觀，或許這種演出所帶來的滿足感，是商業演出無法與之相比的。對於以後或許不能再於九龍公園演出，Mr Funny 感到無奈。「預咗輸數，但會繼續發掘。」語畢，他也收拾好行李箱了，在公園職員的「目送」下，徐徐走出公園。

台灣街頭藝人必須達四項標準

練懿樂是台灣著名的街頭藝人，他最為人津津樂道的，是於 2015 年在信義街頭與歌手林俊傑合唱，令他知名度大增。當初走上街頭表演，既為賺取一點零用錢，也為鍛煉自我。他仍記得，當年在基隆的地下道演出，一天下來，收穫 10 塊台幣（約 2.5 港元）。「很慘啊！」他憶述。不過，他坦言，有人願意停下腳步聽自己唱歌，那份滿足感千金難買。現時他主要接婚禮的商業演出，但只要有空，仍然會走到街頭演出。「還是很喜歡在街頭演出的感覺。」在台灣，若想走上街頭演出，必須通過考核。當地對於表演地點的規劃也有詳細的考慮。「所以不會出現很多人擠在一起的問題。」練懿樂也曾在香港街頭演出，他覺得香港的觀眾比較熱情，台灣的則比較含蓄。

要在台灣成為街頭藝人原來必須領有「街頭藝人從事藝文活動許可證」，據台北市文化局網站上資料，每年四月申請人可於台北市文化局報名，當局受理申請後，申請人要接受「面試」，內容包括現場解說、操作、示範或展演，再由審議委員會依技藝、現場互動、是否適合街頭演出及造型、設計、整體感等四項標準進行審議，通過者才可獲取活動許可證。香港是否也可借鏡？

對規劃場地發牌意見不一

政府是否發牌及規劃表演地點，令街頭藝人有合法表演權利和場地？

當初「殺街」時有人提議引入街頭藝人的發牌制度，但 Jelly 卻不希望被規管。「若受到規管，那就失去了 Busking 的原意。」現時只要無人投訴，只要自己自律就可以了。」雖然現時每次演出皆要和警方「交戰」，但他寧可維持現狀。

Mr Funny 認為街頭藝人的角色就是一個地方的文化大使。而且，街頭表演的好處在於讓年輕人能有演出的平台。可惜，「殺街」大半年，亦沒有太多人關心街頭表演者的去向。在推動本地街頭演出發展上，Mr Funny 不遺餘力。成立街頭藝人組織、出席西九文化區推出的街頭表演牌照公眾諮詢會，到後來提出把西洋菜南街「推倒重來」的實驗計劃。

「看看西方，沙灘也可以表演，但香港的公共空間則有很多事情不能做，因香港有『公園條例』（《遊樂場地規例》）。」「把西洋菜南街『推倒重來』的實驗計劃，在殺了街後無下文，有下文就是好事。」Mr Funny 無奈說道。不過，Jelly 倒認為無下文也許是好事。

沒有了旺角行人專用區，目前 Mr Funny 尤其喜歡在九龍公園演出。不過，被驅趕情況今年越來越常見，也許今後要撤出九龍公園這個地盤了。Mr Funny 仍寄望旺角行人專用區能「推倒重來」，這一點他提出很久了。那裡有來自不同階層的人，其他公園未必如此。「例如把西洋菜南街劃分成幾個表演區域，看看當中是否有經濟效益，政府可訪問市民意見，一個完善的街頭表演文化就是這樣應運而生。」Mr Funny 說：「所有制

度都有不足之處，我哋應吸收別人的成功經驗，文化創意產業需要長時間投資。」

西九藝術公園可供表演

「殺街」大半年了，各個表演團體都努力地尋找理想的表演空間。最近，康文署提出修訂《遊樂場地規例》第 25 條，將「User thereof」（場地使用者）改為「Person」（一般人），以對付在公園演出的歌舞團。Mr Funny 說：「以往，康文署的公園管理員及附近居民皆不視為『User』，故署方不會接納上述兩者的投訴，但若條例通過，康文署公園管理人員及附近居民感覺滋擾，署方可接納其投訴並執法，但修訂沒有引起太大關注。況且，被『大媽』歌聲滋擾已久的居民終於能耳根清淨，修例似乎沒有懸念。」但正如 Jelly 所說：「你問



■Mr Funny 的表演令公園熱鬧起來。 ■Shuttle Busk 會演唱不同風格的歌曲。

我，我當然不想，但站在公眾的角度來看是應該的。」

然而，亦有人擔憂此舉會削弱其他公園使用者的權利。可見在公共空間管理的問題上，有不少值得斟酌的地方。有不少藝術工作者批評公共空間管理僵化的問題，冀康文署能夠釋放公共空間。

今年六月，西九文化區的另一新場地自由空間將會正式啟用，除了有三個供不同類型演出的「盒子」外，也有 Livehouse。「Livehouse 定期送上現場音樂演

出，展示香港音樂圈的多元面貌，亦邀請海外音樂人一起相聚。」「包羅萬有的 Livehouse 活動更會延伸至戶外，在藝術公園的草坪上舉辦免費音樂會。」西九文化區的網站這樣介紹。

早在 2015 年，西九文化區推出「街頭表演計劃」供表演者申請。然而，當中的評審準則及選址均受到批評。局方曾以「過去三年共有四百多人申請表演牌照」作回應，西九文化區是否理想的演出場地？Mr Funny 坦言仍是未知之數。